

景明刻本鹽邑志林

五

劉赤父者夢蔣侯召爲主簿期日促乃往廟陳請
母老子弱情事過切乞蒙放恕會稽魏過多材藝
善事神請舉過自代因叩頭流血廟祝曰特願相
屈魏過何人而有斯舉赤父固請終不許尋而赤
父死焉

咸寧中太常卿韓伯子某會稽內史王蘊子某光
祿大夫劉耽子某同遊蔣山廟廟有數婦人像甚
端正某等醉各指像以戲自相配匹卽以其夕三
人同夢蔣侯遣傳教相聞曰家子女並醜陋而猥
垂榮顧輒刻某日悉相奉迎某等以其夢指適異

常試往相問而果各得此夢符協如一於是大懼備三牲詣廟謝罪乞哀又俱夢蔣侯親來降已曰君等既已顧之實貪會對剋期垂及豈容方更中悔經少時並亡

會稽鄞縣東野有女子姓吳字望子年十六姿容可愛其鄉里有解鼓舞神者要之便往緣塘行半路忽見一貴人端正非常貴人乘船挺力十餘整頓令人問望子欲何之具以事對貴人云今正欲往彼便可入船共去望子辭不敢忽然不見望子既拜神座見向船中貴人儼然端坐卽蔣侯像也

問望子來何遲因擲兩橘與之數數形見遂隆情
好心有所欲輒空中下之嘗思噉鯉一雙鮮鯉隨
心而至望子芳香流聞數里頗有神驗一邑共事
奉經三年望子忽生外意神便絕往來

陳郡謝玉爲瑯邪內史在京城所在虎暴殺人甚
衆有一人以小船載年少婦以大刀插著船挾暮
來至邏所將出語云此間頃來甚多草穢君載細
小作此輕行大爲不易可止邏宿也相問訊旣畢
邏將適還去其婦上岸便爲虎將去其夫拔刀大
喚欲逐之先奉事蔣侯乃喚求助如此當行十里

忽如有一黑衣爲之導其人隨之當復二十里見
大樹旣至一穴虎子聞行聲謂其母至皆走出其
人卽其所殺之便拔刀隱樹側住良久虎方至便
下婦著地倒牽入穴其人以刀當腰斫斷之虎旣
死其婦故活向曉能語問之云虎初取便負著背
上臨至而後下之四體無他止爲草木傷耳扶歸
還船明夜夢一人語之曰蔣侯使助汝知否至家
殺猪祠焉

淮南全椒縣有丁新婦者本丹陽丁氏女年十六
適全椒謝家其姑嚴酷使役有程不如限者仍便

笞捶不可堪九月九日乃自經死遂有靈嚮聞於
民間發言于巫祝曰念人家婦女作息不倦使避
九月九日勿用作事見形著縹衣戴青蓋從一婢
至牛渚津求渡有兩男子共乘船捕魚仍呼求載
兩男子笑共調弄之言聽我爲婦當相渡也丁嫗
曰謂汝是佳人而無所知汝是人當使汝入泥死
是鬼使汝入水便却入草中須臾有一老翁乘船
載葦嫗從索渡翁曰船上無裝豈可露渡恐不中
載耳嫗言無苦翁因出葦半許安處不著船中徑
渡之至南岸臨去語翁曰吾是鬼神非人也自能

得過然宜使民間粗相聞知翁之厚意出葦相渡
深有慙感當有以相謝者若翁速還去必有所見
亦當有所得也翁曰恐燥濕不至何敢蒙謝翁還
西岸見兩男子覆水中進前數里有魚千數跳躍
水邊風吹至岸上翁遂棄葦載魚以歸於是丁媪
遂還丹陽江南人皆呼爲丁姑九月九日不用作
事咸以爲息日也今所在祠之

散騎侍郎王祐疾困與母辭訣旣而聞有通賓者
曰某郡某里某人嘗爲別駕祐亦雅聞其姓字有
頃奄然來至曰與卿士類有自然之分又州里情

便欵然今年國家有大事出三將軍分布徵發吾等十餘人爲趙公明府參佐至此倉卒見卿有高門大屋故來投與卿相得大不可言祐知其鬼神曰不幸疾篤死在旦夕遭卿以姓名相託答曰人生有死此必然之事死者不繫生時貴賤吾今見領兵三千須卿得度簿相付如此地難得不宜辭之祐曰老母年高兄弟無有一旦死亡前無供養遂欵欵不能自勝其人愴然曰卿位爲常伯而家無餘財向聞與尊夫人辭訣言辭哀苦然則卿國士也如何可令死吾當相爲因起去明日更來其

明日又來祐曰卿許活吾當卒恩否答曰大老子業已許卿當復相欺耶見其從者數百人皆長二尺許烏衣軍服赤油爲誌祐家擊鼓禱祀諸鬼聞鼓聲皆應節起舞振袖颯颯有聲祐將爲設酒食辭曰不須因復起去謂祐曰病在人體中如火當以水解之因取一杯水發被灌之又曰爲卿留赤筆十餘枝在薦下可與人使簪之出入辟惡災舉事皆無恙因道曰王甲李乙吾皆與之遂執祐手與辭時祐得安眠夜中忽覺乃呼左右令開被神以水灌我將大沾濡開被而信有水在上被之下

下被之上不浸如露之在荷量之得三升七合於
是疾三分愈二數日大除凡其所道當取者皆死
亡唯王文英半年後乃亡所道與赤筆人皆經疾
病及兵亂皆亦無恙初有妖書云上帝以三將軍
趙公明鍾士季各督數鬼下取人莫知所在祐病
差見此書與所道趙公明合焉

漢下邳周式嘗至東海道逢一吏持一卷書求寄
載行十餘里謂式曰吾暫有所過留書寄君船中
慎勿發之去後式盜發視書皆諸死人錄下條有
式名須臾吏還式猶視書吏怒曰故以相告而忽

視之式叩頭流血良久吏曰感卿遠相載此書不可除卿名今日已去還家三年勿出門可得度也勿道見吾書式還不出已二年餘家皆恠之鄰人卒亡父怒使往弔之式不得已適出門便見此吏吏曰吾令汝三年勿出而今出門知復奈何吾求不見連累爲鞭杖今已見汝無可奈何後三日日中當相取也式還涕泣具道如此父故不信母晝夜與相守至三日日中果見來取便死

南頓張助於田中種禾見李核欲持去顧見空桑中有土因植種以餘漿溉灌後人見桑中反復生

李轉相告語有病目痛者息陰下言李君令我目
愈謝以一豚目痛小疾亦行自愈衆犬吠聲音者
得視遠近翁赫其下車騎常數千百酒食滂沱間
一歲餘張助遠出來還見之驚云此有何神乃我
所種耳因就斫之

王莽居攝劉京上言齊郡臨淄縣亭長辛當數夢
人謂曰吾天使也攝皇帝當爲真卽不信我此亭
中當有新井出亭長起視亭中果有新井入地百
尺

妖怪者蓋精氣之依物者也氣亂於中物變於外

形神氣質表裏之用也本於五行通於五事雖消
息升降化動萬端其於休咎之徵皆可得域而論
矣

夏桀之時厲山亡秦始皇之時三山亡周顯王三
十二年宋大丘社亡漢昭帝之末陳留昌邑社亡
京房易傳曰山默然自移天下兵亂社稷亡也故
會稽山陰瑯邪中有怪山世傳本瑯邪東武海中
山也時天夜風雨晦冥旦而見武山在焉百姓怪
之因名曰怪山時東武縣山亦一夕自亡去識其
形者乃知其移來今怪山下見有東武里蓋記山

所自來以爲名也又交州脆州山移至青州凡山
徙皆不極之異也此二事未詳其世尚書金滕曰
山徙者人君不用道士賢者不興或祿去公室賞
罰不由君私門成羣不救當爲易世變號說曰善
言天者必質於人善言人者必本於天故天有四
時日月相推寒暑迭代其轉運也和而爲雨怒而
爲風散而爲露亂而爲霧凝而爲霜雪立而爲蜚
蜚此天之常數也人有四肢五臟一覺一寐呼吸
吐納精氣往來流而爲榮衛彰而爲氣色發而爲
聲音此亦人之常數也若四時失運寒暑乖違則

五緯盈縮星辰錯行日月薄蝕彗孛流飛此天地之危診也寒暑不時此天地之蒸否也石立土踊此天地之癰贅也山崩地陷此天地之癰疽也衝風暴雨此天地之奔氣也雨澤不降川瀆涸竭此天地之焦枯也

商紂之時大龜生毛兔生角兵甲將興之象也

周宣王三十三年幽王生是歲有馬化爲狐

晉獻公二年周惠王居於鄭鄭人入王府多脫化爲蜮射人

周隱王二年四月齊地暴長長丈餘高一尺五寸

京房易妖曰地四時暴長占春夏多吉秋冬多凶
歷陽之郡一夕淪入地中而爲水澤今麻湖是也
不知何時運斗樞曰邑之淪陰吞陽下相屠焉

周哀王八年鄭有一婦人生四十子其二十人爲
人二十人死其九年晉有豕生人吳赤烏七年有
婦人一生三子

周烈王六年林碧陽君之御人產二龍

魯嚴公八年齊襄公田於貝丘見豕從者曰公子
彭生也公怒射之豕人立而號公懼墜車傷足喪
履劉向以爲近豕禍也

魯嚴公時有內蛇與外蛇鬪鄭南門中內蛇死劉向以爲近蛇孽也京房易傳曰立嗣子疑厥妖蛇居國門鬪

魯昭公十九年龍鬪於鄭時門之外洧淵劉向以爲近龍孽也京房易傳曰衆心不安厥妖龍鬪其邑中也

魯定公元年有九蛇繞柱占以爲九世廟不祀乃立煬宮

秦孝公二十一年有馬生人昭王二十年牡馬生子而死劉向以爲皆馬禍也京房易傳曰方伯分

威厥妖牡馬生子上無天子諸侯相伐厥妖馬生人

魏襄王十三年有女子化爲丈夫與妻生子京房
易傳曰女子化爲丈夫茲謂陰昌賤人爲王丈夫
化爲女子茲謂陰勝陽厥咎亡一曰男化爲女宮
刑濫女化爲男婦政行也

秦孝文王五年遊胸衍有獻五足牛時秦世大用
民力天下叛之京房易傳曰興繇役奪民時厥妖
牛生五足

秦始皇二十六年有大人長五丈足履六尺皆夷

臨邑志卷之十一
四三三五
狄服凡十二人見於臨洮乃作金人十二以象之

漢惠帝二年正月癸酉旦有兩龍現於蘭陵廷東里温陵井中至乙亥夜去京房易傳曰有德遭害厥妖龍見井中又曰行刑暴惡黑龍從井出

漢文帝十二年吳地有馬生角在耳前上向右角長三寸左角長二寸皆大二寸劉向以爲馬不當生角猶吳不當舉兵向上也吳將反之變云京房易傳曰臣易上政不順厥妖馬生角茲謂賢士不足又曰天子親伐馬生角

文帝後元五年六月齊雍城門外有狗生角京房

易傳曰執政失下將害之厥妖狗生角

漢景帝元年九月膠東下密人年七十餘生角角有毛京房易傳曰冢宰專政厥妖人生角五行志以爲人不當生角猶諸侯不敢舉兵以向京師也其後遂有七國之難至晉武帝泰始五年元城人年七十生角殆趙王倫篡亂之應也

漢景帝三年邯鄲有狗與彘交是時趙王惇亂遂與六國反外結匈奴以爲援五行志以爲犬兵革失衆之占豕北方匈奴之象逆言失聽交於異類以生害也京房易傳曰夫婦不嚴厥妖狗與豕交

茲謂反德國有兵革

景帝三年十一月有白頸烏與黑烏羣鬪楚國呂縣白頸不勝墮泗水中死者數千劉向以爲近白黑祥也時楚王戊暴逆無道刑辱申公與吳謀反烏羣鬪者師戰之象也白頸者小明小者敗也墮於水者將死水地王戊不悟遂舉兵應吳與漢大戰兵敗而走至於丹徒爲越人所斬墮泗水之效也京房易傳曰逆親厥妖白黑烏鬪於國中燕王旦之謀反也又有一烏一鵲鬪於燕宮中池上烏墮池死五行志以爲楚燕皆骨肉藩臣驕恣而

謀不義俱有烏鵲鬪死之祥行同而占合此天人
之明表也燕陰謀未發獨王自殺于宮故一烏而
水色者死楚炆陽舉兵軍師大敗于野故烏衆而
金色者死天道精微之效也京房易傳曰顓征劫
殺厥妖烏鵲鬪

景帝十六年梁孝王田北山有獻牛足上出背上
者劉向以爲近牛禍內則思慮霧亂外則土功過
制故牛禍作足而出于背下奸上之象也

漢武帝太始四年七月趙有蛇從郭外人與邑中
蛇鬪孝文廟下邑中蛇死後二年秋有衛太子事

自趙人江充起

漢昭帝元鳳元年九月燕有黃鼠銜其尾舞王宮
端門中王往視之鼠舞如故王使吏以酒脯祠鼠
舞不休一日一夜死時燕王旦謀反將死之象也
京房易傳曰誅不原情厥妖鼠舞門

昭帝元鳳三年正月泰山蕪萊山南洶洶有數千
人聲民往視之有大石自立高丈五尺大四十八
圍入地深八尺三石爲足石立後有白鳥數千集
其旁宣帝中興之瑞也

昭帝時上林苑中大柳樹斷仆地一朝起立生枝

葉有蟲食其葉成文字曰公孫病已立

昭帝時昌邑王賀見大白狗冠方山冠而無尾至
熹平中省內冠狗帶綬以爲笑樂有一狗突出走
入司空府門或見之者莫不驚怪京房易傳曰君
不正臣欲篡厥妖狗冠出朝門

漢宣帝黃龍元年未央殿輅軫中雌雞化爲雄毛
衣變化而不鳴不將無距元帝初元元年丞相府
史家雌雞伏子漸化爲雄冠距鳴將至永光中有
獻雄雞生角者五行志以爲王氏之應京房易傳
曰賢者居明夷之世知時而傷或衆在位厥妖雞

生角又曰婦人專政國不靜牝雞雄鳴主不榮
宣帝之世燕岱之間有三男共取一婦生四子及
至將分妻子而不可均乃致爭訟廷尉范延壽斷
之曰此非人類當以禽獸從母不從父也請戮三
男以兒還母宣帝嗟嘆曰事何必古若此則可謂
當於理而厭人情也延壽蓋見人事而知用刑矣
未知論人妖將來之驗也

漢元帝永光二年八月天雨草而葉相膠結大如
彈丸至平帝元始三年正月天雨草狀如永光時
京房易傳曰君吝於祿信衰賢去厥妖天雨草

元帝建昭五年兗州刺史浩賞禁民私所自立社
山陽橐茅鄉社有大槐樹吏伐斷之其夜樹復立
故處說曰凡枯斷復起皆廢而復興之象也是世
祖之應耳

漢成帝建始四年九月長安城南有鼠銜黃橐栢
葉上民冢栢及榆樹上爲巢桐栢爲多巢中無子
皆有乾鼠矢數升時議臣以爲恐有水災鼠盜竊
小蟲夜出晝匿今正晝去穴而登木象賤人將居
貴顯之占桐栢衛思后園所在也其後趙后自微
賤登至尊與衛后同類趙后終無子而爲害明年

有鳶焚巢殺子之象云京房易傳曰臣私祿罔干厥妖鼠巢

成帝河平元年長安男子石良劉音相與同居有如人狀在其室中擊之爲狗走出去後有數人披甲持弓弩至良家良等格擊或死或傷皆狗也自二月至六月乃止其於洪範皆犬禍言不從之咎也

成帝河平元年二月庚子泰山山桑谷有戴焚其巢男子孫通等聞山中羣鳥戴鵲聲往視之見巢難盡墮池中有二戴鵲燒死樹大四圍巢去地五

丈五尺易曰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後卒成
易世之禍云

成帝鴻嘉四年秋雨魚於信都長五寸以下至永
始元年春北海出大魚長六丈高一丈四枚哀帝
建平三年東萊平度出大魚長八丈高一丈一尺
七枚皆死靈帝熹平二年東萊海出大魚二枚長
八九丈高二丈餘京房易傳曰海數見巨魚邪人
進賢人疎

成帝永始元年二月河南街郵樗樹生枝如人頭
眉目鬚皆具亡髮耳至哀帝建平三年十月汝南

西平遂陽鄉有材仆地生枝如人形身青黃色面
白頭有髭髮稍長大凡長六寸一分京房易傳曰
王德衰下人將起則有木生爲人狀其後有王莽
之篡

成帝綏和二年二月大厩馬生角在左耳前圍長
各二寸是時王莽爲大司馬害上之萌自此始矣

成帝綏和二年三月天水平襄有燕生雀哺食至
大俱飛去京房易傳曰賊臣在國厥咎燕生雀諸
侯銷又曰生非其類子不嗣世

漢哀帝建平三年定襄有牡馬生駒三足隨羣飲

食五行志以爲馬國之武用三足不任用之

象也

哀帝建平三年零陵有樹僵地圍一丈六尺長十丈七尺民斷其本長九尺餘皆枯三月樹卒自立故處京房易傳曰棄正作淫厥妖木斷自屬妃后有顓木仆反立斷枯復生

哀帝建平四年四月山陽方與女子田無嗇主子未生二月前兒啼腹中及生不舉葬之陌上後三日有人過聞兒啼聲母因掘收養之

哀帝建平四年夏京師郡國民聚會里巷阡陌設張博具歌舞祠西王母又傳書曰母告百姓佩此

書者不死不信我言視門樞下當有白髮至秋乃止

哀帝建平中豫章有男子化爲女子嫁爲人婦生一子長安陳鳳曰陽變爲陰將亡繼嗣自相生之象一曰嫁爲人婦生一子者將復一世乃絕故後哀帝崩平帝沒而王莽篡焉

漢平帝元始元年二月朔方廣牧女子趙春病死旣棺殮積七日出在棺外自言見夫死父曰年二十七汝不當死太守譚以聞說曰至陰爲陽下人爲上厥妖人死復生其後王莽篡位

漢平帝元始元年六月長安有女子生兒兩頭兩
頸面俱相向四臂共胸俱前向尻上有目長二寸
所京房易傳曰睽孤見豕負塗厥妖人生兩頭下
相攘善妖亦同人若六畜首目在下茲謂亡上政
將變更厥妖之作以譴失正各象其類兩頸下不
一也手多所任邪也足少下不勝任或不任下也
凡下體生于上不敬也上體生于下媠瀆也生非
其類姪亂也人生而人上速成也生而能言好虛
也羣妖推此類不改乃成凶也

漢章帝元和元年代郡高柳烏生子三足大如雞

監邑志卷之一
色赤頭有角長寸餘

漢桓帝卽位有大蛇見德陽殿上洛陽市令淳于翼曰蛇有鱗甲兵之象也見于省中將有椒房大臣受甲兵之象也乃棄官遁去到延熹二年誅大將軍梁冀捕治家屬揚兵京師也

漢桓帝建和三年秋七月北地廉肉似羊肋或大如手是時梁太后攝政梁冀專權擅殺誅太尉李固杜喬天下冤之其後梁氏誅滅

漢桓帝元嘉中京都婦女作愁眉啼粧墮馬髻折腰步齟齒笑愁眉者細而曲折啼粧者薄拭目下

若啼處墮馬髻者作一邊折腰步者足不在下體
齟齬笑者若齒痛樂不欣欣始自大將軍梁冀妻
孫壽所爲京都翕然諸夏效之天戒若曰兵馬將
往收捕婦女憂愁蹙眉啼哭吏卒掣頓折其腰脊
令髻邪傾雖強語笑無復氣味也到延熹二年冀
舉宗合誅

桓帝延熹五年臨沅縣有牛生雞兩頭四足

漢靈帝數遊戲於西園中令後宮采女爲客舍主
人身爲估服行至舍間采女下酒食因共飲食以
爲戲樂是天子將欲失位降在皂隸之謠也其後

天下大亂古志有曰赤厄三七三七者經二百一
十載當有外戚之篡丹眉之妖篡盜短祚極于三
六當有飛龍之秀興復祖宗又歷三七當復有黃
首之妖天下大亂矣自高祖建業至於平帝之末
二百一十年而王莽篡蓋因母后之親十八年而
山東賊樊子都等起實丹其眉故天下號曰赤眉
於是光武以興祚其名曰秀至於靈帝中平元年
而張角起置三十六萬徒衆數十萬皆是黃巾故
天下號曰黃巾賊至今道服由此而興初起于鄴
會於真定誑惑百姓曰蒼天已死黃天立歲名甲

子年天下大吉起於鄴者天下始業也會於真定也小民相向跪拜趨信荆揚尤甚乃弃財產流沉道路死者無數角等初以二月起兵其冬十二月悉破自光武中興至黃巾之起未盈二百一十年而天下大亂漢祚廢絕實應三七之運

靈帝建寧中男子之衣好爲長服而下甚短女子好爲長裾而上甚短是陽無下而陰無上天下未欲平也後遂大亂

靈帝建寧三年春河內有婦食夫河南有夫食婦夫婦陰陽二儀有情之深者也今反相食陰陽相

侵豈特日月之眚哉靈帝旣沒天下大亂君有妄
誅之暴臣有劫弑之逆兵革相殘骨肉爲讐生民
之禍極矣故人妖爲之先作恨而不遭辛有屠乘
之論以測其情也

靈帝熹平二年六月雒陽民訛言虎賁寺東壁中
有黃人形容鬚眉良是觀者數萬省內悉出道路
斷絕到中平元年二月張角兄弟起兵冀州自號
黃天三十六方四面出和將帥星布吏士外屬因
其疲餒牽而勝之

靈帝熹平三年右校別作中有兩樗樹皆高四尺

所其一枝宿昔暴長長一丈餘麤大一圍作胡人
狀頭目鬢鬚髮俱具其五年十月壬午正殿側有
槐樹皆六七圍自拔倒豎根上枝下又中平中長
安城西北六七里空樹中有人面生鬢其於洪範
皆爲木不曲直

靈帝光和元年南宮侍中寺雌雞欲化爲雄一身
毛皆似雄但頭冠尚未變

靈帝光和二年洛陽上西門外女子生兒兩頭異
肩共胷俱前向以爲不祥墮地棄之自是之後朝
廷霧亂政在私門上下無別二頭之象後董卓戮

太后被以不孝之名放廢天子後復害之漢元以來禍莫踰此

光和四年南宮中黃門寺有一男子長九尺服白衣中黃門解步呵問汝何等人白衣妄入宮掖曰我梁伯夏後天使我爲天子步欲前收之因忽不見

光和七年陳留濟陽長垣濟陰東郡寃句離狐界中路邊生艸悉作人狀操持兵弩牛馬龍蛇鳥獸之形白黑各如其色羽毛頭目足翅皆備非但彷彿像之尤純舊說曰近草妖也是歲有黃巾賊起

漢遂微弱

靈帝中平元年六月壬申雒陽男子劉倉居上西門外妻生男兩頭共身至建安中女子生男亦兩頭共身

中平三年八月中懷陵上有萬餘雀先極悲鳴已因亂鬪相殺皆斷頭懸著樹枝枳棘到六年靈帝崩夫陵者高大之象也雀者爵也天戒若曰諸懷爵祿而尊厚者還自相害至滅亡也

漢時京師賓婚嘉會皆作魁檯酒酣之後續以挽歌魁檯喪家之樂挽歌執紼相偶和之者天戒若

鹽邑志林 卷之十
三十一
曰國家當急殄悴諸貴樂皆死亡也自靈帝崩後
京師壞滅戶有兼屍蟲而相食者魁檉挽歌斯之
效乎

靈帝之末京師謠言曰侯非侯王非王千乘萬騎
上北邙到中平六年史侯登躡至尊獻帝未有爵
號爲中常侍段珪等所執公卿百僚皆隨其後到
河上乃得還

漢獻帝初平中長沙有人姓桓氏死棺殮月餘其
母聞棺中有聲發之遂生占曰至陰爲陽下人爲
上其後曹公由庶士起

獻帝建安七年越雋有男子化爲女子時周羣上
言哀帝時亦有此變將有易代之事至二十五年
獻帝封山陽公

建安初荊州童謠曰八九年間始欲衰至十三年
無子遺言自中興以來荊州獨全及劉表爲牧民
又豐樂至建安九年當始衰始衰者謂劉表妻死
諸將並零落也十三年無子遺者表當又死因以
喪敗也是時華容有女子忽啼呼曰將有大喪言
語過差縣以爲妖言繫獄月餘忽於獄中哭曰劉
荊州今日死華容去數百里卽遣馬里驗視而

劉表果死縣乃出之續又歌吟曰不意李立為貴人後無幾曹公平荆州以涿郡李立字建賢為荆

州刺史

長和華容官文千餘和曰陳大吏言

建安二十五年正月魏武在洛陽起建始殿伐濯龍樹而血出又掘徙梨根傷而血出魏武惡之遂寢疾是月崩是歲為魏武黃初元年

魏黃初元年未央宮中有鷹生燕巢中口爪俱赤至青龍中明帝為凌霄閣始構有鵲巢其上帝以問高堂隆對曰詩云惟鵲有巢惟鳩居之今興起宮室而鵲來巢此宮室未成身不得居之象也

魏齊王嘉平初白馬河出妖馬夜過官牧邊嗚呼
衆馬皆應明日見其跡大如斛行數里還入河

魏景初元年有燕生巨鷲于衛國李盖家形若鷹
吻似燕高堂隆曰此魏室之大異宜防鷹揚之臣
於蕭牆之內其後宣帝起誅曹爽遂有魏室

蜀景耀五年宮中大樹無故自折譙周深憂之無
所與言乃書柱曰衆而大期之會具而授若何復
言曹者大也衆而大天下其當會也具而授如何
復有立者乎蜀旣亡咸以周言爲驗

吳孫權太元元年八月朔大風江海涌溢平地水

深八尺拔高陵樹二千株石碑差動吳城兩門飛落明年權死

吳孫亮五鳳元年六月交趾稗艸化爲稻昔三苗將亡五穀變種此艸妖也其後亮廢

吳孫亮五鳳二年五月陽羨縣離里山大石自立是時孫皓承廢故之家得復其位之應也

吳孫休永安四年安吳民陳焦死七日復生穿冢出烏程孫皓承廢故之家得位之祥也

孫休後衣服之制上長下短又積領五六而裳居一二蓋上饒奢下儉逼上有餘下不足之象也

初漢元成之世先識之士有言曰魏年有和當有
開石於西三千餘里繫五馬文曰大討曹及魏之
初興也張掖之柳谷有開石焉始見於建安形成
於黃初文備於太和周圍七尋中高一仞蒼質素
章龍馬麟鹿鳳皇仙人之象粲然咸著此一事者
魏晉代興之符也至晉泰始三年張掖太守焦勝
上言以留郡本國圖校今石文文字多少不同謹
具圖上案其文有五馬象其一有人平上幘執戟
而乘之其一有若馬形而不成其字有金有中有
大司馬有王有大吉有正有開壽其一成行曰金

當取之

晉武帝泰始初衣服上儉下豐著衣者皆厭腰此君衰弱臣放縱之象也至元康末婦人出兩襜加乎交領之上此內出外也爲車乘者苟貴輕細又數變易其形皆以白篋爲純蓋古喪車之遺象晉之禍徵也

胡床貊槃翟之器也羌煮貊炙翟之食也自太始以來中國尚之貴人富室必畜其器吉享嘉賓皆以爲先戎翟侵中國之前兆也

晉太康四年會稽郡螿蚊及蟹皆化爲鼠其衆覆

野大食稻爲災始成有毛肉而無骨其行不能過
田塍數日之後則皆爲牝

太康五年正月二龍見武庫井中武庫者帝王威
御之器所寶藏也屋宇邃密非龍所處自後七年
藩王相害二十八年果有二胡僭竊神器皆字

龍曰

晉武帝太康六年南陽獲兩足虎虎者陰精而居
乎陽金獸也南陽火名也金精入火而失其形王
室亂之妖也其七年十一月景辰四角獸見於河
間天戒若曰角兵象也四者四方之象當有兵革
起于四方後河間王遂連四方之兵作爲亂階

太康九年幽州塞北有死牛頭語時帝多疾病深
以後事爲念而付託不以至公思瞽亂之應也

太康中有鯉魚二枚現武庫屋上武庫兵府魚有
鱗甲亦是兵之類也魚既極陰屋上太陽魚現屋
上象至陰以兵革之禍干太陽也及惠帝初誅皇
后父楊駿矢交官闕廢后爲庶人死于幽宮元康
之末而賈后專制謗殺太子尋亦誅廢十年之間
母后之難再興是其應也自是禍亂構矣京房易
妖曰魚去水飛入道路兵且作

初作屐者婦人圓頭男子方頭蓋作意欲別男女

也至太康中婦人皆方頭屐與男無異此賈后專
妬之徵也

晉時婦人結髮者旣成以繒急束其環名曰擷子
髻始自宮中天下翕然化之也其末年遂有懷惠
之事

太康中天下爲晉世寧之舞其舞抑手以執杯盤
而反覆之歌曰晉世寧舞杯盤反覆至危也杯盤
酒器也而名曰晉世寧者言時人苟且飲食之間
而其智不可及遠如器在手也

太康中天下以氍爲緇頭及絡帶袴口於是百姓

咸相戲曰中國其必爲胡所破也夫氊胡之所產者也而天下以爲緬頭帶身袴口胡旣三制之矣能無敗乎

太康末京洛爲折楊柳之歌其曲始有兵革苦辛之辭終以擒獲斬截之事自後楊駿被誅太后幽死楊柳之應也

晉武帝太熙元年遼東有馬生角在兩耳下長三寸及帝晏駕王室毒於兵禍

晉惠帝元康中婦人之飾有五佩兵又以金銀象角璫瑁之屬爲斧鉞戈戟而載之以當笄男女之

別國之大節故服食異等今婦人而以兵器爲飾
蓋妖之甚者也於是遂有賈后之事

晉元康三年閏二月殿前六鐘皆出涕五刻乃止
前年賈后殺楊太后於金墉城而賈后爲惡不悛
故鐘出涕猶傷之也

惠帝之世京洛有人一身而男女二體亦能兩用
人道而性尤好淫天下兵亂由男女氣亂而妖形
作也

惠帝元康中安豐有女子曰周世寧年八歲漸化
爲男至十七八而氣性成女體化而不盡男體成

而不徹畜妻而無子

元康五年三月臨淄有大蛇長十許丈負二小蛇入城北門逕從市入漢陽城景主祠中不見

元康五年三月呂縣有流血東西百餘步其後八載而封雲亂徐州殺傷數萬人

元康七年霹靂破城南高禰石高禰宮中求子祠也賈后妬忌將殺懷愍故天怒賈后將誅之

應也

元康中天下始相倣爲烏杖以柱掖其後稍施其鐵住則植之及懷愍之世王室多故而中都喪敗元帝以藩臣樹德東方維持天下柱掖之應也

元康中貴游子弟相與爲散髮裸身之飲對弄婢妾逆之者傷好非之者負譏希世之士耻不與焉胡狄侵中國之萌也其後遂有二胡之亂

惠帝太安元年丹陽湖熟縣夏架湖有大石浮二百步而登岸百姓驚歎相告曰石來尋而石水入建鄴

太安元年四月有人自雲龍門入殿前北面再拜曰我當作中書監卽收斬之禁庭尊秘之處今賤人竟入而門衛不覺者宮室將虛下人踰上之妖也是後帝遷長安宮闕遂空焉

太安中江夏功曹張騁所乘牛忽言曰天下方亂
吾甚極爲乘我何之騁及從者數人皆驚怖因給
之曰令汝還勿復言乃中道還至家未釋駕又言
曰歸何早也騁益憂懼祕而不言安陸縣有善卜
者騁從之卜卜者曰大凶非一家之禍天下將有
兵起一郡之內皆破亡乎騁還家牛又人立而行
百姓聚觀其秋張昌賊起先略江夏誑曜百姓以
漢祚復興有鳳凰之瑞聖人當世從軍者皆絳抹
頭以彰火德之祥百姓波盪從亂如歸騁兄弟並
爲將軍都尉未幾而敗於是一郡破殘死傷過半

而騁家族矣京房易妖曰牛能言如其言占

凶吉

元康太安之間江淮之域有敗屨自聚於道多者至四五十量人或散去之投林草中明日視之悉復如故或云見狸銜而聚之世之所說屨者人之賤服而當勞辱下民之象也敗者疲弊之象也道者地里四方所以交通王命所由往來也今敗屨聚於道者象下民疲病將相聚爲亂絕四方而壅王命也

晉惠帝永興元年成都王之攻長沙也反軍於鄴內外陳兵是夜戟鋒皆有火光遙望如懸燭就視

則亡焉其後終以敗亡

晉懷帝永嘉元年吳郡吳縣萬詳婢生一子烏頭兩足馬蹄一手無毛尾黃色大如椀

永嘉五年抱罕令嚴根婢產一龍一女一鵝京房易傳曰人生他物非人所見者皆爲天下大兵時帝承惠帝之後四海沸騰尋而陷於平陽爲逆胡所害

永嘉五年吳郡嘉興張林家有狗忽作人言云天下人俱餓死於是果有二胡之亂天下饑荒焉

永嘉五年十一月有蠧鼠出延陵郭璞筮之遇臨

之益曰此郡之東縣當有妖人欲稱制者尋亦自死矣

永嘉六年正月無錫縣歿有四枝茱萸樹相膠而生狀若連理先是郭璞筮延陵蝮鼠遇臨之益曰後當復有妖樹生若瑞而非辛螫之木也儻有此東西數百里必有作逆者及此生木其後吳興徐馥作亂殺太守袁琇

永嘉中壽春城內有豕生人兩頭而不活周馥取而觀之識者云豕北方畜胡狄象兩頭者無上也生而死不遂也天戒若曰易生專利之謀將自致

傾覆也俄爲元帝所敗曰
永嘉中士大夫競服生箋單衣識者怪之曰此古
練纒之布諸侯所以服天子也今無故服之殆有
應乎其後懷愍晏駕

昔魏武軍中無故作白帔此縞素凶喪之徵也初
橫縫其前以別後名之曰頰帔傳行之至永嘉之
間稍去其縫名無頰帔而婦人束髮其緩彌甚紒
之堅不能自立髮被於額目出而已無頰者愧之
言也覆額者慙之貌也其緩彌甚者言天下亡禮
與義放縱情性及其終極至於大耻也其後二年

永嘉之亂四海分崩下人悲難無顏以生焉

晉愍帝建興四年西都傾覆元皇帝始爲晉王四海宅心其年十月二十二日新蔡縣吏任喬妻胡氏年二十五產二女相向腹心合自腰以上臍以下各分此蓋天下未一之妖也時內史呂會上言按瑞應圖云異根同體謂之連理異畝同穎謂之嘉禾草木之屬猶以爲瑞今二人同心天垂靈象故易云二人同心其利斷金休顯見生於陳東之國益四海同心之瑞不勝喜躍謹畫圖上時有識者哂之君子曰知之難也以臧文仲之才猶祀爰

居焉布在方冊千載不忘故士不可以不學古人
有言木無枝謂之癩人不學謂之瞽當其所蔽蓋
闕如也可不勉乎

晉元帝建武元年六月揚州大旱十二月河東地
震去年十二月斬督運令史淳于伯血流上柱
二丈三尺旋復下流四尺五寸是時淳于伯寃死
遂頻旱三年刑罰妄加羣陰不附則陽氣勝之罰
又寃氣之應也

晉元帝建武元年七月晉陵東門有牛生犢一體
兩頭京房易傳曰牛生子二首一身天下將分之

象也

元帝太興元年四月西平地地震涌水出十二月廬陵豫章武昌西陵地震涌水出山崩此王敦陵上之應也

太興元年三月武昌太守王諒有牛生子兩頭八足兩尾共一腹不能自生十餘人以繩引之子死母活其三年後苑中有牛生子一足三尾生而卽死

太興二年丹陽郡吏濮陽演馬生駒兩頭自項前別生而死此政在私門二頭之象也其後王敦陵

上

太興初有女子其陰在腹當臍下自中國來至江東其性淫而不產又有女子陰在首居在揚州亦性好淫京房易妖曰人生子陰在首則天下大亂若在腹則天下有事若在背則天下無後

太興中王敦鎮武昌武昌災火起興衆救之救於此而發於彼東西南北數十處俱應數日不絕舊說所謂濫災妄起雖興師不能救之之謂也此臣而行君亢陽失節是時王敦陵上有無君之心故災也

太興中兵士以絳囊縛紒識者曰紒在首爲乾君道也囊者爲坤臣道也今以朱囊縛紒臣道侵君之象也爲衣者上帶短纜至於掖著帽者又以帶縛項下逼上上無地也爲袴者直幅無口無殺下大之象也尋而王敦謀逆再攻京師

太興四年王敦在武昌鈴下儀仗生花如蓮花五六日而萎落說曰易說枯楊生花何可久也今狂化生枯木又在鈴閣之間言威儀之富榮華之盛皆如狂花之發不可久也其後王敦終以逆命加戮其尸

舊爲羽扇柄者刻木象其骨形列羽用十取全數也初王敦南征始改爲長柄下出可捉而減其羽用八識者尤之曰夫羽扇翼之名也創爲長柄將執其柄以制其羽翼也改十爲八將未備奪已備也此殆敦之擅權以制朝廷之柄又將以無德之材欲竊非據也

晉明帝太寧初武昌有大蛇常居故神祠空樹中每出頭從人受食京房易傳曰蛇見于邑不出三年有大兵國有大憂尋有王敦之逆

虞舜耕於歷山得玉曆於河際之巖舜知天命在

已體道不倦舜龍顏大口手握褒宋均註曰握褒
手中有褒字喻從勞苦受褒飭致大祚也

湯既克夏大旱七年洛川竭湯乃以身禱于桑林
翦其爪髮自以爲犧牲祈福于上帝於是大雨既
至洽于四海

呂望釣於渭陽文王出游獵占曰今日獵得一狩
非龍非螭非熊非羆合得帝王師果得太公於渭
之陽與語大悅同車載而還

武王伐紂至河上雨甚疾雷晦冥揚波於河衆甚
懼武王曰余在天下誰敢干余者風波立濟

魯哀公十四年孔子夜夢三槐之間豐沛之邦有赤氤氣起乃呼顏回子夏同往觀之驅車到楚西北范氏街見芻兒打麟傷其左前足束薪而覆之孔子曰兒來汝姓爲誰兒曰吾姓爲赤松名時喬字受紀孔子曰汝豈有所見乎兒曰吾所見一禽如麕羊頭頭上有角其末有肉方以是西走孔子曰天下已有主也爲赤劉陳項爲輔五星入井從歲星兒發薪下麟示孔子孔子趨而往麟向孔子蒙其耳吐三卷圖廣三寸長八寸每卷二十四字其言赤劉當起日周亡赤氣起火耀興玄丘制命

帝卯金

孔子修春秋制孝經既成齋戒向北辰而拜告備於天乃洪鬱起白霧摩地白虹自上而下化爲黃玉長三尺上有刻文孔子跪受而讀之曰寶文出劉季握卯金刀在軫北字禾子天下服

秦穆公時陳倉人掘地得物若羊非羊若猪非猪牽以獻穆公道逢二童子童子曰此名爲媪常在地食死人腦若欲殺之以栢挿其首媪曰彼二童子名爲陳寶得雄者王得雌者伯陳倉人捨媪逐二童子童子化爲雉飛入平林陳倉人告穆公穆

公發徒大獵果得其雌又化爲石置之汧渭之間
至文公時爲立祠陳寶其雄者飛至南陽今南陽
雒縣是其地也秦欲表其符故以名縣每陳倉祠
時有赤光長十餘丈從雒縣來入陳倉祠中有聲
殷殷如雄雒其後光武起於南陽
宋大夫邢史子臣明於天道周敬王之三十七年
景公問曰天道其何祥對曰後五十年五月丁亥
臣將死死後五年五月丁卯吳將亡亡後五年君
將終終後四百年邾王天下俄而皆如其言所云
邾王天下者謂魏之興也邾曹姓魏亦曹姓皆邾

之後其年數則錯未知邢史失其數耶將年代久遠注記者傳而有謬也

吳以草創之國信不堅固邊屯守將皆質其妻子名曰保質童子少年以類相與娛遊者日有十數孫休永安二年三月有一異兒長四尺餘年可六七歲衣青衣忽來從羣兒戲諸兒莫之識也皆問曰爾誰家小兒今日忽來答曰見爾羣戲樂故來耳詳而視之眼有光芒爍爍外射諸兒畏之重問其故兒乃答曰爾恐我乎我非人也乃熒惑星也將有以告爾三公歸於司馬諸兒大驚或走告大

監臣志林 卷之七
三十四
人大人馳往觀之兒曰舍爾去乎聳身而躍卽以
化矣仰而視之若曳一疋練以登天大人來者猶
及見焉飄飄漸高有頃而沒時吳政峻急莫敢宣
也後四年而蜀亡六年而魏廢二十一年而吳平
是歸於司馬也

都水馬武舉戴洋爲都水令史洋請急還鄉將赴
洛夢神人謂之曰洛中當敗人盡南渡後五年揚
州必有天子洋信之遂不去旣而皆如其夢

後漢中興初汝南有應樞者生四子而盡見神光
照社樞見光以問卜人卜人曰此天祥也子孫其

興乎乃探得黃金自是子孫宦學並有才名至瑒
七世通顯

車騎將軍巴郡馮緄字鴻卿初爲議郎發綬笥有
二赤蛇可長二尺分南北走大用憂怖許季山孫
憲字寧方得其先人秘要緄請使卜云此吉祥也
君後三歲當爲邊將東北四五里官以東爲名後
五年從大將軍南征居無何拜尚書郎遼東太守
南征將軍

常山張顥爲梁州牧天新雨後有鳥如山鵲飛翔
入市忽然墜地人爭取之化爲圓石顥椎破之得

監邑志林 卷之七
一 金印文曰忠孝侯印顥以上聞藏之秘府後議
郎汝南樊衡夷上言堯舜時舊有此官今天降印
宜可復置顥後官至太尉

京兆長安有張氏獨處一室有鳩自外入止於牀
張氏祝曰鳩來爲我禍也飛上承塵爲我福也卽
入我懷鳩飛入懷以手探之則不知鳩之所在而
得一金鈎遂寶之自是子孫漸富資財萬倍蜀賈
至長安聞之乃厚賂婢婢竊鈎與賈張氏旣失鈎
漸漸衰耗而蜀賈亦數罹窮厄不爲已利或告之
曰天命也不可力求於是賣鈎以反張氏張氏復

昌故關西稱張氏傳鈞云

漢征和三年三月天大雨何比干在家日中夢貴客車騎滿門覺以語妻語未已而門有老嫗可八十餘頭白求寄避雨雨甚而衣不沾漬雨止送至門乃謂比干曰公有陰德今天錫君策以廣公之子孫因出懷中符策狀如簡長九寸凡九百九十九枚以授比干曰子孫佩印綬者當如此算

魏舒字陽元任城樊人也少孤嘗詣野王主人妻夜產俄而聞車馬之聲相問曰男也女也曰男書之十五以兵死復問寢者爲誰曰魏公舒後十五

載詣主人問所生兒何在曰因條桑爲斧傷而死
舒自知當爲公矣

賈誼爲長沙王太傅四月庚子日有鵬鳥飛入其
舍止于坐隅良久乃去誼發書占之曰野鳥入室
主人將去誼忌之故作鵬鳥賦齊死生而等禍福
以致命定志焉

王莽居攝東郡太守翟義知其將篡漢謀舉義兵
兄宣教授諸生滿堂羣鵝鴈數十在中庭有狗從
外入嚙之皆死驚救之皆斷頭狗走出門求不知
處宣大惡之數日莽夷其三族

魏司馬太傅懿平公孫淵斬淵父子先時淵家數
有恠一犬著冠幘絳衣上屋歛有一兒蒸死甑中
襄平北市生肉長圍各數尺有頭目口喙無手足
而動搖占者曰有形不成有體無聲其國滅亡

吳諸葛恪征淮南歸將朝會之夜精爽擾動通夕
不寐嚴畢趨出犬銜引其衣恪曰犬不欲我行耶
出仍入坐少頃復起犬又銜衣恪令從者逐之及
入果被殺其妻在室語使婢曰爾何故血臭婢曰
不也有頃愈劇又問婢曰汝眼目瞻視何以不當
婢蹙然起躍頭至於棟攘臂切齒而言曰諸葛公

乃爲孫峻所殺於是大小知恪死矣而吏兵

至

吳戍將鄧喜殺豬祠神治畢懸之忽見一人頭往
食肉喜引弓射中之咋咋作聲繞屋三日後人白
喜謀叛合門被誅

賈充伐吳時常屯項城軍中忽失充所在充帳下
都督周勤時晝寢夢見百餘人錄充引入一徑勤
驚覺聞失充乃出尋索忽覩所夢之道遂往求之
果見充行至一府舍侍衛甚盛府公南面坐聲色
甚厲謂充曰將亂吾家事者必爾與荀勗旣惑吾
子又亂吾孫間使任愷黜汝而不去又使庾純罰

治而不改今吳寇當平汝方表斬張華汝之暗顛
皆此類也若不悛慎當旦夕加誅充因叩頭流血
府公曰汝所以延日月而名器若此者是衛府之
勲耳終當使係嗣死於鍾虞之間大子斃於金酒
之中小子困於枯木之下荀勗亦宜同然其先德
小濃故在汝後數世之外國嗣亦替言畢命去充
忽然得還營顏色憔悴性理昏錯經日乃復至後
謚死於鍾下賈后服金酒而死賈午考竟用大杖
終皆如所言

庾亮字文康鄱陵人鎮荊州登廁忽見廁中一物

如方相兩眼盡赤身有光耀漸漸從土中出乃攘臂以拳擊之應手有聲縮入地因而寢疾術士戴洋曰昔蘇峻事公於白石祠中祈福許賽其牛從來未解故爲此鬼所考不可救也明年亮果亡

東陽劉寵字道弘居於湖熟每夜門庭自有血數升不知所從來如此三四後寵爲折衝將軍見遣北征將行而炊飭盡變爲虫其家人蒸炒亦變爲虫其火愈猛其虫愈壯寵遂北征軍敗於壇丘爲徐龕所殺

漢和熹鄧皇后嘗夢登梯以捫天體蕩蕩正清滑

有若鍾乳狀乃仰翫飲之以訊諸占夢言堯夢攀天而上湯夢及天舐之斯皆聖王之前占也吉不可言

孫堅夫人吳氏孕而夢月入懷已而生策及權在孕又夢日入懷以告堅曰妾昔懷策夢月入懷今又夢日何也堅曰日月者陰陽之精極貴之象吾子孫其興乎

漢蔡茂字子禮河內懷人也初在廣漢夢坐大殿極上有禾三穗茂取之得其中穗輒復失之以問主簿郭賀賀曰大殿者官府之形象也極而有禾

人臣之上祿也取中穗是中台之象也於字禾失
爲秩雖曰失之乃所以得祿秩也衮職有闕君其
補之旬月而茂徵焉

周寧嘖者貧而好道夫婦夜耕困息臥夢天公過
而哀之勅外有以給與司命按錄籍云此人相貧
限不過此惟有張車子應賜錢千萬車子未生請
以借之天公曰善曙覺言之於是夫婦戮力晝夜
治生所爲輒得貲至千萬先時有張嫗者嘗往周
家傭賃野合有身月滿當孕便遣出外駐車屋下
產得兒主人往視哀其孤寒作粥糜食之問當名

汝兒作何嫗曰今在車屋下而生夢天告之名爲
車子周乃悟曰吾昔夢從天換錢外白以張車子
錢貸我必是子也財當歸之矣自是居日衰減車
子長大富於周家

夏陽盧汾字士濟夢入蟻穴見堂宇三間勢甚危
豁題其額曰審雨堂

吳選曹令史劉卓病篤夢見一人以白越單衫與
之言曰汝著衫汗火燒便潔也卓覺果有衫在側
汗輒火浣之

淮南書佐劉雅夢見青刺蜴從屋落其腹內因苦

腹痛病

後漢張奐爲武威太守其妻夢帝與印綬登樓而歌覺以告奐奐令占之曰夫人方生男後臨此郡命終此樓後生子猛建安中果爲武威太守殺刺史邯鄲商州兵圍急猛耻見擒乃登樓自焚

而死

漢靈帝夢見桓帝怒曰宋皇后有何罪惡而聽用邪孽使絕其命渤海王惺旣已自貶又受誅斃今宋氏及惺自訴于天上帝震怒罪在難救夢殊明察帝旣覺而恐尋亦崩

吳時嘉興徐伯始病使道士呂石安神座石有弟

子戴本王思二人居住海鹽伯始迎之以助石晝
臥夢上天北斗門下見外鞍馬三匹云明日當以
一迎石一迎本一迎思石夢覺語本思云如此死
期可急還與家別不卒事而去伯始恠而留之曰
懼不得見家也間一日三人同時死

會稽謝奉與永嘉

郭伯猷善謝忽夢郭與人

於浙江上爭擣蒲錢因爲水神所責墮水而死已
營理郭凶事及覺卽往郭許共圍碁良久謝云卿
知吾來意否因說所夢郭聞之悵然云吾昨夜亦
夢與人爭錢如卿所夢何期太的的也須臾如廁

便倒氣絕謝爲凶具一如其夢

嘉興徐泰幼喪父母叔父隗養之甚於所生隗病泰營侍甚勤是夜三更中夢二人乘船持箱上泰床頭發箱出簿書示曰汝叔應死泰卽於夢中叩頭祈請良久二人曰汝縣有同姓名人否泰思得語二人云張隗不姓徐二人云亦可強逼念汝能事叔父當爲汝活之遂不復見泰覺叔病乃差

搜神記卷上

終